



“福建解放第一城”

——纪念武夷山市解放75周年

□张金锭 罗永胜

一部武夷山革命史，波澜壮阔，可歌可泣。从1927年7月建党，到1949年5月解放，武夷山经历了大革命的浪潮、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、抗日战争的烽火和解放战争的炮火。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也是崇安县（今武夷山市）解放75周年。回顾“福建解放第一城”，武夷山经历了三个经典时刻——

一、积极准备，迎接大军

1949年4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，各路野战军长驱南下，追歼残敌，国民党败军窜入闽赣境内，夺路逃命。早于3月，以曾镜冰为司令员的闽浙赣游击纵队北上江西，到达资溪、贵溪境内。此时，闽北游击纵队活动中心由崇安转移到上饶边界。4月下旬，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和四十五师，千里行军进入上饶地区，切断国民党败军向崇安逃跑的去路。

但敌人不甘失败。4月初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令闽省政府对福建各游击区实施经济封锁，对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设立3个“清剿区”。国民党崇安县政府加紧征兵，据资料记载，1948年至1949年，全县先后强征壮丁300余人。

针对这一形势，按照闽浙赣省委的指示，崇安党组织加快扩党练干，吸收大批青年，加紧扩大地区，粉碎敌人进攻阴谋，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。闽北游击纵队一部在程胜福带领下，成功攻破崇安黄土岭炮台，使敌人陷于困境。另一支游击队在上饶县和广丰县边界开展工作，重点消灭国民党军事设施和军事目标，为解放崇安扫清外围障碍。

5月初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、五兵团所属部队相继抵达赣东北。在上饶县花厅镇，司令员兼政委王文波率领的闽北游击纵队，与军长秦基伟率领的四兵团十五军会师时，确定了4项应急任务：协助大军解放上广地区，配合大军向闽北挺进，对当地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策反，组织群众做好支前工作。

闽赣边区敌我军事力量发生的重大的转变，给了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极大的鼓舞。5月6日，国民党崇安县警察局局长李尊贤带着两个分队，匆匆向浦城方向逃命，被城工部支部书记朱宗汉率领的武装小分队，在一个小庙里活捉了，40多名警察缴械投降。回城后，崇安城工部支部立即控制了县警察局，并通过各种形式和多种渠道进行黎明前的政治宣传，消除了各阶层人士的思想顾虑，为南下大军解放崇安做了许多准备。

二、高歌猛进，解放崇安

1949年5月3日，南下解放军解放了江西上饶县；5日，攻占了江西广丰县。兵临崇安城下之势已经形成。

5月8日，秦基伟军长统率十五军的主力师四十四师下辖三个团，分三路向崇安挺进，并由驻扎在上饶的闽北游击纵队配合，向崇安进发。一三零团在团长李钟玄率领下，由闽北游击纵队中队长杨金生带一个分队接应，经岚谷岭阳关，进入吴屯乡大际与国民党交警大队相遇，一举歼敌200多人，急行军向崇安县城进发。一二二团在团长李玉林率领下，由闽北游击纵队三分队长程仁义、二分队指导员吴日富带一个分队接应，经洋庄乡的寮竹关向崇安县城进发。一三一团在团长葛明率领下，由闽北游击纵队一分队长李游老杨带一个分队接应，经洋庄乡大安村的分水关向崇安县城挺进。

越往南走，山越来越难爬，多数战士双脚满是血泡。一三一团指战员每天急行军150里，当队伍接近分水关顶，宣传队员们打着竹板为队伍鼓劲，勇士们快步进入了崇安的大安街。“闽北苏区首府”的大安群众仿佛见到当年的红军，热情地送茶送饭，慰劳亲人解放军。

5月9日夜间11时许，在崇安县城西门、北门方向，最先响起攻城的枪炮声。随着隆隆的枪炮声，头戴“八一”军徽的解放军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开进县城。崇安宣告解放。昔日饱受血与火洗礼的山城，顿时沸腾起来，欢呼声、锣鼓声、鞭炮声，划破夜空。5月10日早上，秦基伟将军身穿粗布草绿色军装，骑着高大战马到达崇安县城，军部机关设在城关南门外天主教堂楼上。当晚召开军民联欢大会，大军首长、城工部领导、解放军和群众代表500多人出席。

5月11日，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书记朱宗汉等人到军部请示汇报工作，秦基伟军长和谷景生政委亲切接见了他们。秦军长作了4点指示：宣传好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；安定地方秩序，恢复生产；完成支前任务；协助政府做好政权交接工作。接着，秦军长打开军用地图，询问了去建阳的路线，城工部的同志作了详细的回答。

崇安的解放，宣告了国民党对崇安20多年来的反动统治已经结束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崇安由此诞生。解放军在渡江胜利后的第19天，就打开了福建的北大门，解放了福建第一城。它对闽北乃至福建的解放，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。



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成立地址裕生酒厂遗址（资料图片）

三、全民拥护，建立政权

崇安县城刚解放，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征得秦基伟军长的同意，组织临时班子，做了4项工作：

一是召回国民党崇安县县长陈亚夫。崇安解放前两天，他带着亲信逃到下梅村，观望时局。鉴于他上任不及半年，罪恶尚轻，民愤不大，城工部支部便写信劝降，告以人民解放军的《约法八章》。5月12日，陈亚夫率100余人回城，交出所有枪械，向人民投降。几天后，陈亚夫等人被遣散回乡。

二是收缴刘午波控制的武器。国民党崇安县参议长刘午波也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，接受了城工部支部的劝告，只身回到县城。但他将其所控制的武装留在上梅乡。城工部支部遂派彭学时为代表，于5月14日和刘午波同到上梅乡，召集部分自卫武装人员开会，向他们宣读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，讲解共产党的政策，消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，自卫队人员纷纷弃枪回家。刘午波只好把100余支枪挑到县城，交给了城工部。其间，在全县共收缴步枪1000余支，机枪9挺，子弹数千发。

三是开展政治宣传，维护社会治安。解放军进入崇安县城后，城工部支部在全县各处张贴标语，宣传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《约法八章》《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》等布告和条例。同时，还组织城工部党员和外国群众上街，协助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维持治安。

四是封存粮食仓库，保护交通设施。崇安一解放，城工部支部就查封了

全县所有粮库，派员监督，保证了解放大军的粮食供给。为了使部队能顺利过境，还组织城工部党员和外国群众保护公路、桥梁等交通设施。在短短一个月内，中共崇安城工部支部精心策划，闽北游击纵队密切配合，顺利完成了新政权建立之前过渡期间的工作。

1949年6月3日，成立建瓯军管会，曾镜冰任军管会主任。接着，对闽北已解放的9个县，分别任命了县委书记和县长。6月13日，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时，中共建阳地委书记陈贵芳到崇安宣布：县长杨金生，副县长翁赫贵。宣布取消旧政权组织，解散反动社会团体，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、法令和司法制度。

8月20日，华东局派派的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到达崇安，与县人民民主政府进行交接后，崇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改称崇安县人民政府，县长李树荣，杨金生改任崇安县大队长。县政府下设12个工作机构，共有110名干部，其中南下干部66人，地下党干部6人，城工部干部5人，新吸收干部14人，留用人员19人。8月25日，中国共产党崇安县委员会成立，书记李生堂。县委设4个工作机构，下辖5个区分委。全县有党员85人。

崇安人民22年殊死奋斗的艰难历程，10多万同胞的血肉拼搏，数万共产党人与革命者的流血牺牲，终于砸碎了人们身上的枷锁，获得了新生。历经沧桑的武夷大地，从此阳光普照，焕发新机；饱受苦难的武夷父老，从此昂首挺胸，成为主人。崇安的历史，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
武夷山上有仙灵

□黄贤庚

涉足武夷文化之初，就喜读大理学家朱熹的《九曲棹歌》，其诗首句云“武夷山上有仙灵”。我怀着好奇之心，想从诗中寻出“仙灵”所在，读之再三，未得其果，便慢慢淡忘。

后来看到前人对武夷山风景的经典赞句：碧水丹山，秀拔奇伟，更注释其兼有桂林之秀，黄山之奇，泰山之雄，华山之险。我便学舌地引用此说于文章或传于友人游客。但常心存芥蒂，认为此乃自夸之词。

几年后，我先后游此四大名山。金秋的桂林，宛如一幅水墨丹青，平地拔起的尖削山峰，滔滔而流的漓江，特别是夕阳之下的阳朔，俨如田园诗山水画，让我陶醉。

初冬的泰山，暮色苍茫，傲立于齐鲁大地，更显高耸挺拔。其巔上的碑刻，留下不少高人名字的翰墨，当年皇帝登临封禅的恢宏气派宛如犹在眼前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至于黄山，我曾三度攀登。那峰峰、怪石、苍松，难以言状，让我惊叹不已。无怪乎，古今画家将此视为创作殿堂，据说世纪大画家刘海粟曾十上黄山，传为美谈。

华山之险天下闻。参加西安法门寺茶文化节后，我心急火燎朝其奔赴。店家告曰：若想登上最高朝阳主峰，大都是半夜始上；暗不见险，心不怯，腿不抖，且无从可退，只有前登，才能临其巔，否则多数半途而止。我则是天光始登，上到最低之北峰，已气紧腿酸，只剩仰望其他四峰之力。就此而言，也算上过华山，心存满足。

游罢四山，审视武夷。风景区最高之三仰峰，海拔不过七百之余，比黄、泰、华差之甚远；九曲溪只能放筏，漓江则可航船。故就单项而言，家乡武夷，无出其右，不可比拟，但是武夷山“兼而有之”，好像也非妄言。君见否水抱山还的九曲水，不但透迤秀美，且可放筏览胜，别有韵味；拔地而起的大王峰，具王者威仪，若临其顶一览众山，群峰折腰作揖；亭亭玉立、光彩照人的玉女峰，动听故事随清溪流转，如歌如泣，牵动多少痴情男女；隐屏峰据传曾有仙人和凡夫在此对弈，早年没设护栏云梯，有几人敢上？故对武夷山水见仁见智，各抒己见大有人在。据传“不如武夷一小丘”那是文人的酒后之言，“谁来这里比高低？”也许是诗人偏爱武夷山的即兴之作。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冯牧先生的见地是“岱宗雄奇世无伦，黄山幽邃自古闻，桂林秀色甲天下，未若武夷集一身”。此诗承继了古人“秀拔奇伟兼而有之”论说，又突出他山之显，皆大欢喜，我非常爱听。也许，这就是武夷山的灵性。

由此我想起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刘禹锡的金句：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”武夷山正因此说。清乾隆十六年《武夷山志》载有“方外”（即仙）50多位，生前或廉明官宦，善者仁人，道士和尚，甚至有宋代知县赵抃府中录事邹某，“奉公甚谨，一介不取”后得道坐化于幔亭峰。更有居杜葛寨临崖洞之编织草鞋高手，死后身不腐，受供于岩龛，乡民便取“草鞋仙”地名以纪之。当然，名位尊者当属武夷君，朱熹考证，其当是古时部落首领，生前统领山民种植茶，构筑崖居，死后册封为仙，多次受到朝廷加封祭祀。如今，其作为中国最早种茶之茶神，与最早发现茶之始祖神农、最早撰著茶书之茶仙陆羽，同入华夏“先农御选”名录。实至名归，值得庆贺。故武夷君为山中首屈之仙，理所当然。

另说武夷山之“龙”，其实谁也未曾见过。“龙”本来就是传说中的神物，能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。世人往往借其其名，以彰显风水灵气。武夷山先民亦然，想象出几条神“龙”：由西至北有条龙峰，护卫着峰岩坑涧、茶园寺观；九曲溪中卧龙潭之潜龙，镇妖保航；更有九龙窠之九条龙，荫庇着茶王母树大红袍。凡此，使秀拔奇伟美景万古流芳，逶迤九曲为游客增加无穷雅致，武夷佳茗为饮君平添美好享受。武夷“龙”功不可没，当受敬祭。

武夷山上的神仙、祥龙，是古代先民的精神寄托，如今已成一种文化，弘扬此等文化，也可为旅游平添情趣。

春风最先吹到这里（二首）

□江巧华

桐木关

春风，最先吹到这里
只有一千多米的高度
才能表达坚定和自由
在终日云雾缭绕的日子里
将淡淡的花香与果香揉入怀中
远离人群，接受命运的裂变

一生的沧桑与恩怨
在雨水一遍遍滋润下舒展
在人间，万物枯荣都是表象
迈过一道道坎
最后它在沸腾的水中，
与自己和解

燕子窠

春风，最先吹到这里
云雾、朝露、精巧的鸟儿
半坡樱花和新冒头的嫩芽
太阳照进整座山坳
雨水斜入整片茶园

燕子窠满园生机
野生植物们任意生长
这里是“名气”围住的地方
这里的每一片茶叶
是久负的盛名
是淳朴的民风
是超脱的意境

人间最美四月天

□林国平

人间最美四月天，踏青赏景春意绵。
溪岸杨柳枝叶软，满园花香吐蕊妍。
沿途竹径莺歌细，洲头鹭鸟舞翩跹。
春光明媚惹人醉，村舍采茶不得闲。



露染染色更争新（水彩画）刘鑫作